

一般論著

論全球化與本土化交會下的新社區

陳淑敏

壹、前言

社區是個人成長與生活的處所，不論其時間、空間到地域皆為個體建構自我與群我認同的依據，不過，在資訊科技與溝通媒介多元化與高速化的趨勢下，社區不單是個人與生活世界建構關連性的一環；也是個體實踐與全球接觸及親近的場域；有人以絕然的目光審視此現象，認為個體已經喪失對自身文化與風俗的認同感，只是任憑挾著資本主義聲勢而來的商品和消費所淹沒；可是，時勢所趨，在另一旁熾熱地燃燒著卻是廣受宣揚的「本土化 (localization)」。

臺灣 80 年代社會科學界倡言「本土化」的呼聲極高 (李亦園, 1985; 楊國樞、文崇一: 1985; 蔡勇美、蕭新煌, 1986)，而這樣的反省延續迄今 (李永展, 1999; 蔡培村, 2001; 蕭全政, 2000)，而且範圍更廣，並落實到生活、教育、環境等層面，反省角度也從最初努力提出適合這塊土地之風俗民情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檢討整個社會知識背後隱藏的預設和意識理路 (葉啓政, 1987: 2~3); 進而從歷史和政治經驗上去探討本土化所受到的限制和應該突破的範疇 (陳昭瑛, 1995: 6~7)。

學術界一方面致力於為自身研究對象、方法論及理論基礎探索本土化的內

涵；一方面也無法漠視全球化所牽動的諸種衝擊和社會變遷。對社區來說，身歷全球化與本土化兩股浪潮，追求共榮共存的開放性應該勝過優勝劣敗的單一性。到底存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是何種可能性？全球化淹沒了本土化？本土化驅趕了全球化？還是兩者交雜出混沌不分的大熔爐呢？會不會有一天人類的區分指標變成「全球化人類」與「非全球化人類」？就算這樣都還不是最糟的，如果兩者形同陌路或敵意相向，那才是屬於人類的悲劇 (陳淑敏, 2001: 143)。

社會化歷程裡，當個體離開家庭之後，在積極參與社會、國家的過程中，往往會經過社區的洗禮，本文在於表明全球化和本土化乍看之下，似乎背道而馳，但無可諱言的，生活並不會因為經驗全球化而失去本土認同的需求 (無論具象或情感); 也不會因為本土化就可以自外於全球化趨勢的籠罩，而臺灣本土化更不是政治意圖與權力鬥爭，更非刻意挑起族群敏感神經的工具 (中國時報, 2001.5.12, 13 版); 當然，臺灣全球化的實踐，也不單只是參與國際體系、環境生態、民主人權、網際網路等不斷向外延伸的方向，關於向內延伸至社區生活、文化深耕、主體建構等立基於日常生活世界的議題，亦無可迴

避。

臺灣整體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註一)隨著各種組織與國際架構的參與，更加納入所謂「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運作邏輯裡，「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做為社區文化研究者，本文試圖從理論層面探索全球化或本土化對社區的意義及其可能性為何？以釐清社區、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關連性並對此議題建構系統性的思考；為當前社區的發展提供新的內涵、思維，據為實踐的指引方針。

貳、全球化生活的降臨

從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的觀點審視全球化，全球化包括世界的壓縮和強化將世界視為整體的意識，伴隨現代化產生，世界同時必須面對聚合(convergence)和分歧(divergence)(Giddens, 1999; Appadurai, 2001; Robertson, 1995:1-12; Waters, 1995; Tomlinson, 1999)；全球化的主流包括生產空間重組、跨國企業的滲透、商業市場的傳播、遠距國家間認同的消費商品和大量人口流動(Mittelman, 2000:15)。什麼表示全球化？成因為何？何時構成？其機制為何？以下分別從理論與現象來理解全球化當前的主要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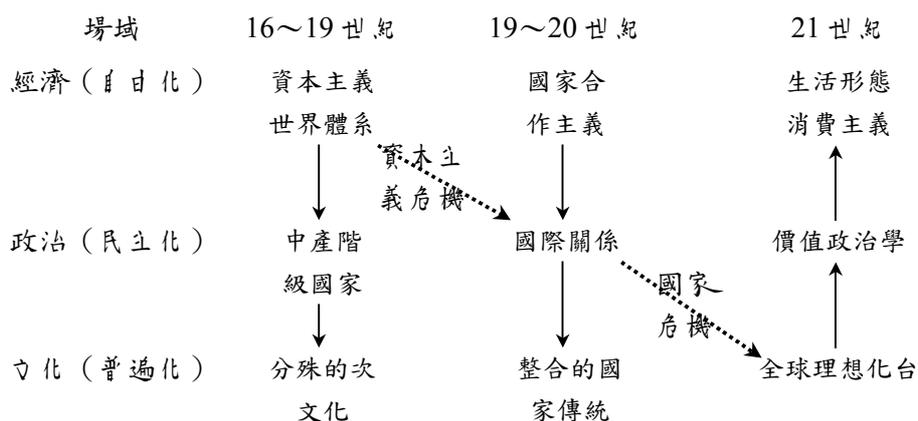
任何強調文化傳統的一致性的人，無可避免會碰到一個問題：你要怎樣去解釋眾多傳統所展現的差異性？有些思想家，由於太執著於差異性，而把統一性斥為一種粗糙的思考方式。然而，異中之同，卻是生活普遍不過的經驗(Smith, 2000:71)？在理論上，當前對全球化理論的爭議主要在於如何去定義「異」、「同」對生活經驗和社區營造之意義。到底現在是全球化的極致嗎？還是全球化的雛形嗎？

從新左派的目光來看，全球化是帝國主義化、西化和中世紀主義，企圖恢復古代的帝國系統，模糊國家和領土的概念，由一種文化和宗教或一種政治制度來統治一大區域，甚至全球國家，一直以來世界就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較量中運行(Callinicos, 1994)。與之截然相對的是新自由派，認為當前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象徵(洪朝輝, 2000:75)全球化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其結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合遊戲」，而是世界資源的優化(Ohmae, 1990)。

第三個是轉型學派，以 Giddens 為代表，認為身處新的世界，目前的全球化是史無前例，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正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Giddens, 1990)，無人可預測其發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構的世界新秩序。而在這三個脈絡之外討論全球化的第四個學派是從根本上懷疑全球化，主張在 19 世紀末時期，已經出現過全球經濟、金融和市場更高程度的一體化，世紀之交的全球經濟是一種區域化(regionalization)，全球化不過是誇張和迷思(Tomlinson, 1999:71-105)。除此之外，更有從危機遍佈的憂懼來檢視全球化(Beck, 1999)，警示由於多元現代的共同基礎少，必須展開種種對話。不同的視角與預設前提造成對全球化有不同的論斷，與其說任一學派說出了真理，倒不如進而體認全球化的複雜性，而全球化的複雜性乃影響諸多層面，以下分別說明其現象。

Waters 指出全球化進程是從 16~19 世紀開始，以經濟自由化為起點，影響國家政治等，社會力跟著從中產階級萌發，期間資本主義和國家分別遭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散和統合國家傳統延續的危機，

如下圖所示。



圖一 全球化進程

資料來源：Waters (1995: 159)。

全球化的現象最被廣泛討論範疇在經濟層面，從 1970 年代以後，資本國際流動、跨國生產、併購和策略聯盟的大量增加，商人無祖國的聲勢在世界各地蔓延，造成金融全球化，例如外匯管制解除，電腦資訊科技發達；生產行銷以國際市場為考量，企業所投資的產品不再是來自單一產地，或單一國家的人才（王振寰，1999：74~76），追本溯源資本主義精神是造成經濟全球化的根源，在資本主義運作規則下，區域或者世界的經濟合作組織，將經濟生活盡其所能的納入可以共同運作機制，而生活世界中的經濟全球化用 Waters 的觀點來說是指：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交易、分配和消費的社會安排（1992：7~8）。

而政治全球化則表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冷戰結束後各國及原有的共產國家紛紛垮臺，迎向民主政治的風潮，隨著民主宣揚，人權也因此受到讚揚與維護，對人類基本權利的維護，間接地把全球世界

中的人用某種普世價值加以連結；不過，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對於帝國主義與強權主義的疑慮，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互動時，大陸地區不斷地表示「內政」和「人權」不能受國際勢力定義與干涉的意志中，展露無遺。此觀點下，政治全球化是對權力，特別是強迫政治和監督等權力的集中和應用，也包括權威、主權和外交機構的轉換，以控制人民和領土（Waters, 1992:7-8）。而 2002 年爆發之 911 事件造成世界各國政治緊張、市場蕭條、宗教衝突，並且形成反恐主義和恐怖主義之間劍拔弩張的局勢，讓國際社會對於所謂千里之外的事件影響在地生活有直接的體驗；至於，發生在 2003 年間的 SARS 疾病，雖然發源地為中國大陸廣東，卻因人們空間的快速移動，讓疫情隨之擴散，各洲各國之間以恐懼又依賴的意志來對抗病毒，此疾病的威脅也讓人們對於全球化的風險和危機感到無以招架。

如果經濟或政治全球化作為一種旋律

遍傳各地，則科技全球化就是支撐全球化的樂譜，從航海運輸、無線電科技、衛星及光纖使得不同地域訊息溝通無所屏障，科技雖然是量上的變化，但或許已經深入為質的轉換，如生態共存的主張、多元主義的興起及多核心世界系統的建立等新的世界觀不斷改變空間和人的關係，亦即，科技文明對人類生活形態和思想產生極大的衝擊，全球化不但帶來具體生活經驗的改變，還進一步塑造了迥異的文化樣貌。

關注文化全球化意涵學者表示，文化全球化則是經濟、政治和科技三者在全球舞臺交會時呈現出的精神，認為應該從資本、勞力、商業和消費者口味等生活領域為起點，瞭解整個社會團體如何影響和適應生產組織的改變（Mittelman, 2000:16-17）。但是，文化全球化並不意指文化將趨向單一，因為，全球性人、事、地、物的流動，把生活和文化的多樣帶來世人面前，全球化意指個體和國家精神上尋求更普遍和超越的情況，包括：自我、國家社會、社會的國際體系、人類整體（Robertson, 1992:25-31）。

經濟、政治和文化在全球化的佈局中，產生的互動是「物質交易本土化、政治交易國際化、文化交易全球化」（Waters, 1995:9），經濟和政治層面產生的變化延伸至文化領域，新資產階級確立了布爾喬亞和自由國度，文化意識不再服務於單一的政體經濟、政治、文化的象徵意義訴求轉變，近來則更是環繞在人權、地球環境、自由民主、消費權、宗教的傳統主義、民族的多樣性和世界主義等主題上，進一步將全球化的意象落入真實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而真實生活世界乃是組織、社群、團體藉由共同的符號、價值、儀式、事實、

經驗所形塑而成。本土化、全球化和社區之間不是單調的互斥關係，而是彼此匯聚並反映於在地者的日常生活中，進而提供社區更多元與自由展現特色的舞臺。從相對的立場來說，全球化的力量侵入下，如何維護自身的認同和特色，便須依託於本土化建構及認同，在此張力下，臺灣社會各種風土民情的豐富樣貌弔詭地從中謀取發展空間，各地殊異的景觀、文化及人才，需要延續及創新，而社區因深具在地性、人文性、延續性，便成為本土化所賴以延續發展的沃土，藉以對話，甚至是對抗於全球的普同意志。簡言之，若要免除全球化所衍生的流離失所、認同模糊、文化普同之挾迫，則吾人可寄希望於社區此一社會組織。

「社區」此一社會組織長期以來在社會學的實踐和理論探討具有其關鍵地位，社會學理論家分別賦予社區不同的定位和使命，以涂爾幹來說（Durkheim, 1964），社區凝聚的強度往往是作為分析社會「連結（solidarity）強度的指標；對馬克思來說，則社區是理想「共產社會」發展之根據地（Max, 1932）；韋伯則從城市化歷程，賦予社區「市場落」的意義（Weber, 1947）；而哈伯瑪斯則對社區實現市民社會具有某種程度期許（Habermas, 1996）。社區的重要並不隨著全球捲入經濟、政治或管制體系的同質而削弱其重要性；相對地，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社區的社會定位和價值，有不同的指標和目的，以下分析本土化的特點、其相對於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社區實現本土化之功能。

參、本土化認同的建構

全球主義的興起並不表示地方主義的

式微；相反的，許多新形式的地方主義相應而生，「新地方主義 (New Localism)」似乎是後現代社會產生的特質，時空轉換並不會使「建構的社會」消失，而是使「地域依附 (忠誠、認同等) 層次」成為小規模的本土社區 (生活世界)。本土化的延續與發展需要有具體的場域作為實踐空間，本文希望能夠對社區此一時間更深的詮釋並賦予其當代意義。以往討論社區之際，會指出，社區 (註二) 的建構與發展至少包括三個要素：(1) 一群人；(2) 一定的地理範圍；(3) 人的社會性 (蔡宏進，1985：5)。Sanders 在其著作《社區論》從三個角度審視社區 (community) 的定位和目的，分別是社會體系的持續、社會不公平的衝突和社會行動的場域，進而找到對「社區發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四種看法，分別是 (Sanders, 1982:534)：

一、社區發展作為一種過程：社區發展是一種過程，從一種情況轉入另一種情況所經過的若干階段，同時也是一系列進行中的許多變遷，強調的是居民在社會關係上及心理態度上的轉變過程。

二、社區發展作為一種方法：具有特定目的，尋找有益於社區的目標。

三、社區發展作為一種方案：一連串的程序和活動作為社區發展的計畫。

四、社區發展作為一種運動：社區發展是居民的獻身活動，包括情感上的支持或反對，建立社區的組織結構、運作程序和專業人員。

在鄉下或都市，人們和鄰居間所造成的社會空間，要發展地方，首先要發展社區。社區成為我們現代人在民主時代的一種集體生活方式，社區要有發展，首先社區居民就要有共同的基礎，這就是社區意

識 (陳其南，1996：439) (註三)。本文將社區視為在特定的空間中之社會行動場域，透過計畫與動力，建立鄉土認同，以謀求社區的發展，為社區成員帶來相對應的情感與理性的交流。

又因社區是個體和集體生活的居所，它具有空間的特性，而空間又是全球化當中極為重要的概念，以社區位置來說，有幾個方面的變遷，其一從對都市發展單極轉向城鎮和鄉村之間研究的兩極，維繫舊的並產生新的區域差異；另一影響是現代環境主義，強調社會生活的物質和空間基礎、社會學人類生態面向的再興 (Giddens, 1985; Collins, 1981)；社區的佈局與全球化趨勢更深刻地共舞著。

當前網際網路發展使人和人之間擺脫物理限制 (時間、空間和形體)，直接有所互動，於是，眾多的討論環繞在全球化可能的危機，延續「空間」(註四) 概念而來，最直接和社區相關連的就是「流動」現實，過去社區具有穩定性，現代社區則具有流動性，可是，全球化情勢下的社區所要面對的流動並不是外在的，而是向內指涉的；這就需要一種對流動的重新理解 (Beck, 1999:103)；社區成員隨時隨地面對全球化在自身的流動，例如：清晨一早開著進口車出門，買了一份麥當勞早餐，路上看見公園裡的人正在練太極拳，進了辦公室要處理的是變動國際匯率，同時不斷打電話給國際分公司，午餐時進了日本料理店，開著福特轎車離開……，這些樣態對於現代 (或後現代) 社會的人而言，並不難想像或實踐；可是，難道社區作為人生活的場域之一，個體是外在於此的嗎？

又突破此困境，關鍵在於重新省思社區的價值和地位，過去社區中存在地方政

府、工商企業、教會或廟宇、學校機構和民間團體等；從涂爾幹的觀點來看，早期社會型態是奠基在部落的性質，被所謂的「機械連帶 (mechanical solidarity)」緊束在一起，共享強烈的集體意識；當代社會則因為有較大的城市、較好的溝通工具和較多的人口，因此形成所謂「有機連帶 (organic solidarity)」(Durkheim, 1964)。在臺灣這些單位並未從社區中消逝，可是隨著經濟發展、後工業社會成形卻從社區生活經驗中退位，故從 1993 年起，文化建設委員會必須以「社區發展」為重要的文化建設計畫，更衍生後來名噪一時的「社區總體營造」，之所以需要「營造」，緣於社區本身的歷史性、傳統性和民俗風情逐漸被忽略，不過，如果社區重生的機制只是在於恢復這些時間、歷史、文化傳統，那就失之粗糙了。

社區營造的核心在於認同的建構，長期以來，認同議題不斷地被關注，社會學家也分別以不同的語彙和概念深入此主題，涂爾幹以「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ence)」、馬克思以「階級意識 (class conscience)」、韋伯以「理解 (Verstehen)」來檢視之。傳統的社會學理論傾向於將「認同」視為建構的社會現象，Cooley & Mead 從微觀的角度探索「我」的概念，近來則轉向至三個方面 (Cerulo, 1997:385-7)，使學界逐漸對認同被建構的歷程加以重視。

-、**集體媒介和政治行動**：專注於從集體界定所建構起的集體和政治運用，如性別／性、種族／族群等。表現在政治方面，更加重視地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因為有共同的居住地、學校、商業、專業透過家庭關係加強信任和忠誠，政治領袖傾向於雇用自己家鄉的成員 (Strassoldo,

1992:41)。

二、**認同過程**：著重於瞭解差異、創生、維繫和改變的機制。

三、**新資訊科技的影響**：使人從互動中生理回應的需求中解放，例如：心靈社群的建立和超時空認同之協調等。表現在經濟面則是以當地的情況為根，但是在科技發展且完全傾向於世界市場；這樣的情況可以增進社區榮耀和地域認同，例如 made in Germany、made in Japan 或 made in Italy 都分別指出具有特色的產品 (Strassoldo, 1992:40)。

認同的建構往往是各個社會延續及創造其文化的歷程，臺灣本土社區的發展要求自主空間的情境，可以說，比學理上所說得自主更多，主要原因是臺灣目前的社經政治文化情境，遠比市民社會理念的學者所想像的社會，更為富裕和民主，各地社區的自我發展相對提高。且本土化（地方化）並非未來式，而是進行式，地方化的進程和「疆域」概念密不可分，生活經驗實踐的疆域，從「地方的空間 (spatial of place)」演變為「流動的空間 (spatial of flow)」，無遠弗屆的科技通訊創造了人及其身分認同多樣與多重情形；流動是否造成無所歸屬的茫然與虛無？為了彌合空間和時間流動所形成的空無之處，全球化需要「在地」才得以豐富其內涵，另一方面全球則是在化地的構成和存在之脈絡 (Robertson, 1995:40)，如果沒有場域 (field) 強化和依附，以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認同的發展將受到制約。

文建會在 1999 年規劃「全國鄉鎮展演設施暨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時，呈現各鄉鎮的文化特色，社區特色羅列（如：「澎湖：珊瑚紋石的故鄉」、「紅毛港：帆筏再

現，再現繁華」、「草屯：稻草裡編出文化來」、「蓮潭：蓮花、綠地、美麗家園」)，彙整風俗民情，營造社區；同時，邀請國際舞團參與博覽會（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9）。再以貢寮當地居民對核四建廠的意見表達為例，對貢寮鄉的居民來說，蓋核四廠對環境或健康的影響，不見得全然是當地原生的認知，而是國際環保意識或者公民權力，甚至是政治角力之交雜有極大的關連性，而展現出對社區極力維護的意志。

又自 1998 年起，臺灣之社區大學蓬勃興起，各個地域分別根據其風土民情、區域特色、人文風采而成立社區大學，除了實現民間人士發起辦理社區大學的宗旨，也進一步呈現出臺灣社區的豐富面貌及增進社區連結社群認同精神，例如原住民社區大學、農民社區大學、客家社區大學的延伸，社區大學根據其社會組織、風俗民情、經濟作物、產業型態和歷史背景發揚不同的精神，一方面得以發現現存的環境，另一方面得以瞭解社區環境中已形成的思想模式和行為模式；讓個體獲得自珍自重的觀感、讓群體形成互利互助的網絡。社區營造本來就是內發性的，是來抵禦外來資本主義惡化環境的；所謂「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思維下，社區營造同時也是臺灣社區與全球化對話的窗口；臺灣的社區營造運動對傳統和現代的取捨有所折衷，並透過地方主體性的建立，來和外界對話，創造多樣性，以免社區特色淹沒在全球普同的巨浪中，亦即臺灣文化應該建立在各地方社區的差別性和多樣性上，藉由每個社區文化上的不同，共同編織成臺灣總體印象。

諸例顯現著社區和本土化意識或行動

的成熟，不是劃地自限得以致之，乃需要藉由各種全球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滲透，透過不斷的異同互位過程，找到自身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全球化對普同性的高度創生危及了社區發展的特色，弔詭的是又能讓本土意義的象徵及文化有極大發聲舞臺，以下討論兩者融會的理念和途徑。

肆、融會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社區實踐

全球化與本土化之所以融會於社區的意義，在於全球化是現實，而本土化是住民真實的日常生活；全球化不斷地進行著，本土認同的需求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隨之攀升，那麼全球化和本土化在社區這個場域中矛盾該如何化解？和諧該如何達成？相關議題的回答與在地生活具有高度相關性，人類生活中圍繞著許多真實範圍，由內而外是自我、家庭、親屬、鄰居、城市國民和人類種族；Hitt 在討論「世界公民」的概念和範疇時，指出世界公民不像「公民」（註五）是屬於一個國家的存在並對特定的政體（polity）權利、利益和責任。既是如此，成為受限的公民還是解放的公民較令人追求呢？解放的途徑為盡量縮減我們和他人的距離，世界公民是態度上和內在定位趨向於世界社區的成員（199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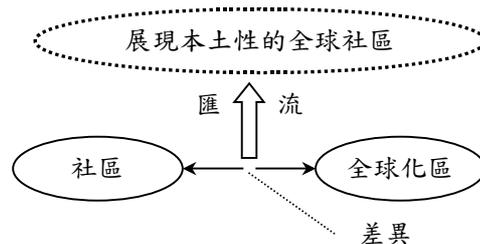
世界公民若作為理想，則多元主義（pluralism）和結構的多中心主義（structural polycentrism）提供實踐過程的態度指標；然而，多元主義（pluralism）和結構的多中心主義（structural polycentrism）指必須要包容和相對主義，可是極

致的容忍可能成爲無道德歸約 (lack of moral disciplines); 文化的相對主義容易以道德的虛無主義 (moral nihilism) 作終 (Strassoldo, 1992:38)。亦即, 全球化和本土化最大的矛盾就在兩者皆有其立基, 卻又必須容忍於彼此間可能的耗損, 對社區來說, 最大顧忌也在於全球化同質性侵入社區時, 社區認同可能從本土和在地的時空與環境中抽離, 而一味迎接全球化趨向, 造成社區意識和內涵被掏空的危險, 甚者, 掏空的內容不在於工具性或物質層面的匱乏, 而在於對所從事之活動失去紮根意義, 全球化的發展對社區來說就像一把雙面刃, 運用得當是讓自己與世界社會互動, 在世界社會中學習與成長; 如果過於依附全球化, 反而可能扼殺社區應有的功能和任務。

那麼, 本土化是否可以做爲社區超脫全球化疑慮的出口呢? 當訊息溝通科技尚未發達之際, 本土化並不是社區需要關照的議題, 社區就在居民的生活中, 社區乃是居民的互動與交流, 所以, 才會說社區是一群人在一個地理範圍內建立共同價值之處。此定義, 隨著人們主動或被動地與外在 (千里之外、萬里之外) 的百態交會之後, 產生了質的變化, 居民的認同需求不必依賴人際網絡, 可以是消費、商品、符碼或者玩樂, 社區一時之間不知其居民何在? 更枉論認同! 因此, 當前社區處境不再單純與直接; 畢竟, 舊的本土主義和新的本土主義是不相同的, 舊的本土主義則是未加思索的、與外界隔離的, 並維持強烈的地域觀念; 新的本土主義講求自由意志, 有意識的選擇, 是志願和意向的 (Strassoldo, 1992:47)。現在社區所要努力經營的是過去視爲理所當然與輕而易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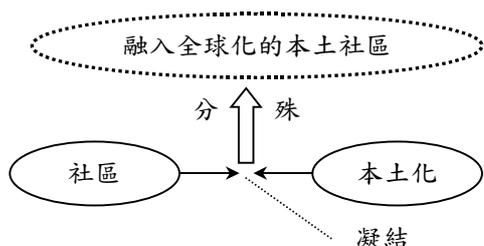
以辦到的實踐, 亦即以當地的人和特色做爲社區經營的基石, 不過本土化的過程中, 不是爲了指向閉鎖式的滿足與安逸, 相反地, 唯有利用政治、經濟、科技等力量, 透過外在的目光理解自己, 修飾與完善社區特質。

從圖二所示, 是當將社區和全球化看做相互衝突的調性時, 形成的互動關係; 當社區和全球化進行對話時, 兩者之間的差異可能終止或干擾其互動, 甚至形成某種程度的對峙, 對峙的化解仰賴其中一環的鬆動, 全球化因其抽象、巨大、強勢難以動搖, 於是, 社區便可以扮演積極主動角色, 藉由將自身本土在地文化特色彰顯的歷程, 推向全球的境地, 本文將這個趨勢稱爲「展現本土性的全球社區」。但如果僅僅聚焦在全球化和社區之間的差異, 那麼將使社區失去展現本土特性的空間。



圖二 社區與全球化的匯流 (作者繪)

而圖三則是將社區與本土看做同一調性時, 形成的互動關係, 在社區與本土化對話之際, 如果單向度朝著鞏固兩者關係而行, 可預見的是, 社區或許可以充分發展屬於自身社區的一套價值與文化, 但卻有閉門造車之虞, 爲避陷入此狹隘中, 則需正視全球化可運用之處, 亦即, 瞭解全球化的變化是爲社區的多樣化鋪陳康莊道路, 本文將這種努力的方針稱爲: 「融入全球化的本土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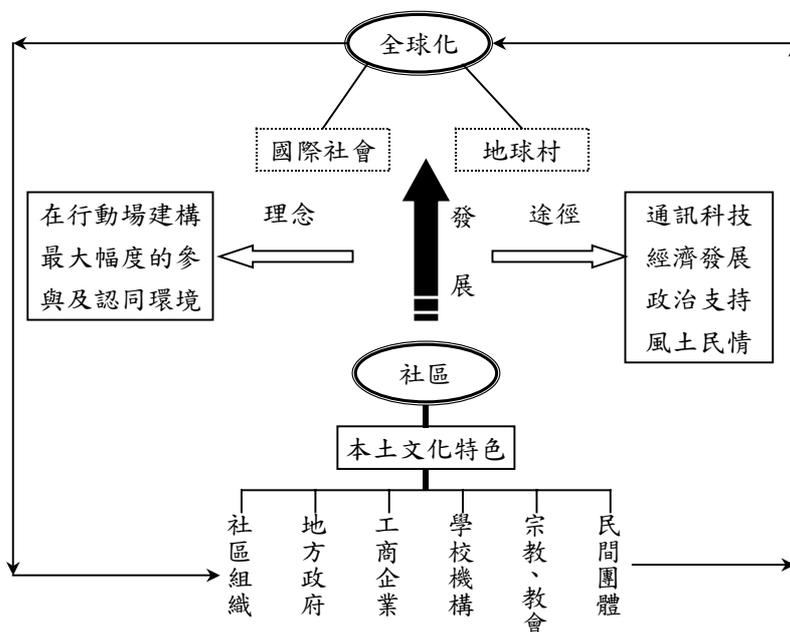


圖三 社區與本土化的分殊 (作者繪)

如果單單固著於社區和本土化互相的牽絆，則使社區忽略融入流動多元全球化的機遇，對於社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理念建構下，若要落到實踐的組織機構中，那麼可規劃的架構，如圖四所示。以社區為主體，藉由社會組織及基層資源所構築之本土文化特色，社區不是停滯的場域或者社會單元 (social units)，乃是具有與時俱進的主動性，在理念上，力求在行動場建構最大幅度的參與及認同環境；在途徑上，善用通訊科技、經濟發展、政治支持、風土民情等要件；在行動場建構最大幅度

的參與及認同環境為理念，向上推展到國際社會及地球村等意識與行動中，達到與全球化連結的期許。

綜觀社區本身的發展，依然需要以本土文化特色以及在地機關單位為實踐者或社會行動者 (social actor)，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等資源為工具或途徑，當然，此一全球化並非空中樓閣，其再度更新與重生的力量，持續地回饋與反射回基層環境，亦即，整體運轉機制乃是動態循環的發展路程，而內蘊的力量則依託於學習，因為，雖然快步調的社會節奏使得人的生活與互動相形之下顯得倉促、淺薄，不過人們對於團體或情感的依賴卻並未因此而銳減，換言之，人們正處於互相連結的社區、國家、民族和世界中，而社區是醞釀這一切關連性的根基，社區若不是繼續學習與成長，就是走向消逝之途 (Senge, 2000)。



圖四 全球化和本土化交會的社區發展架構圖 (作者繪)

伍、結語

由於全球取向的身分認同於在地社會的發展，需要其認同者在日常生活脈絡中形成與之呼應的生活組合，才得以強化，反之亦將受其制約（劉維公，2000：191），所以，沒有全球化趨同的壓力，就不會看到新世紀社區的意義與行動面臨之流動狀態，不確定的環境反而使人們意欲尋找共同的基礎與認同的依歸，於是，在繽紛萬象的差異裡，見識到交會的可貴性，共築一個點、一條線或一個社區，精益求精的進步與學習成爲則是確保社區生生不息的源頭。

古老的時候，人類因爲獨立於其他人類團體，而傾向於定義他們爲世界人類和習俗，以前我們是對於愈來愈少的東西知道的越來越多，未來我們對越來越多的東西所需要知道的則越來越少。我們所需的基本技巧是迅速分辨某種東西屬於何種範型，並知道在特定的時空下它們的意義，

而不是往日的理解架構中去解決問題（Theobald, 1997）。社區、全球化與本土化與其彼此禁錮無從釋放，不如搭建互動的網絡，積極聯繫彼此之間合作與協調的契機，國際資本主義和全球性傳播科技逐漸將民眾牽引在一起，面臨國際化社會，培養「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能力是刻不容緩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全球化使得世界有著趨同發展的情勢，個體或集體的認同也因此不斷地建構，然而，內外情境的變動使差異存在，差異性反身成爲一種特性，再度在單一的趨勢下探求自身的特殊性；而本土化則不再緊密地受限於物理現象，心靈、情感、背景或專業等導致本土化成爲某種動態串連的脈絡，此一脈絡又不斷地解組，打散後又再度尋找共同的鄉情。

（本文作者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暨該校社會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註釋

註一：在政治上，去年（2004）年底立委選舉政黨和聯盟重組過程中，在泛藍陣營本土派和非本土派的界線，該如何平衡兩股勢力成爲選舉論述的重要議題；而在泛綠陣營也在該如何定調「愛臺灣」的路線中引起相當大的波瀾。在經濟因素則在「立足臺灣、放眼全球」之間是否該重視「胸懷大陸」的爭辯中擺盪，其中，在全球化競爭趨勢中急需啓動的「三通」，卻因政治因素受到限制，造成經濟決策的困難。在文化方面，臺灣藝術界在國際參賽或參展的過程，尋求臺灣藝術界的特殊性和主體性，理論性的討論可見梅丁衍（1997：354-9），〈「本土化」VS「國際化」—文化功能論的意識型態探討〉；栗憲庭（1999），〈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重建地域文化—設身處地看楊茂林藝術的意義〉，試圖從在文化全球化的脈絡中，建構「臺灣藝術面貌」；實踐經驗上則有雲門舞集不斷地將東方文化藝術思維的流動性融會於西方

注重節拍與旋律的舞蹈中，成為臺灣在國際間具有相當地位的舞團。在教育方面，教育活動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亦深受影響，這可由全國在資訊教育的加強、高等教育的擴增、國際意識的陶鑄、師資培育的強化、課程教學的革新、教育行政體系的重整及終身學習社會的營造等共通性的教改議題中，見其端倪（高博銓，2000:6）或參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1999，《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註二：社區（community）與社會（society）並不相同，社會是根據契約和目的而運轉；而社區則是根據共同的價值與情感交流而聯繫。

註三：社區意識並不等於地方意識，地方意識乃是由封建或權威而來，可能造成族群間的衝突與矛盾，社區意識的建構是基於民主時代的生活理念，將認同的對象、關心的對象，放在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形成新的社區社會，認同新的社區共同體。

註四：對於時間和空間的壓縮，是全球化相當重要的概念，應用到教育上就變成了教育空間化（pedagogy of spatialisation）和空間化教育（spatialisation of pedagogy），關於教育學和全球化的關連性，參照 Ushe R. r & Edwards R., 2000, Globalisation and Pedagogy: Space, Place and Identity.

註五：公民概念的分野有三，其一是希臘時代認為被選定的一些人具有資格做為公民，專指男性地主；其二是民族國家時所指生在特定國家者；其三是世界公民，超越了國界。

註六：Hitt 進一步說明兩者各有利弊，如愛國主義可以幫助找到生活的軸心，超越自我中心、傳承不同世代、提供社區連結、貢獻於公義、實踐社會契約等；不過，也存在些憂慮，如將自己國家行政制度視為自然的，而忽略了「應然」、以自己的標準來評價、我族勝過他族、文化上不能相互容忍等；國際主義有助於建立普世道德標準、理解自身對世界義務、重視人權、透過他人更加瞭解自己、增進國際合作；不過也有缺點世界將停留在國家政權的層次、國際主義過於抽象不易付諸行動、個人行動的無助感（Hitt, 1998:6-111）。

📖 參考文獻

- 王振環（1999）全球化，在地化與學習型區域：理論反省與重建，臺灣社會研究，34，69～112。
- 文崇一（1998）中國的社會學：國際化或國家化，新亞學術集刊，（16），150～189。
- 文崇一、楊國樞（1977）社會與行為科學研究中國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 10 號。

- 中國時報（2001）90年5月12日，13版。
- 李亦園編（1985）現代化與中國化論集，臺北：桂冠。
- 李永展（2000）全球地方主義，經社法制論叢，25，309～324。
- 林秀珍（1999）教育理論本土化省思，教育研究集刊，42，1～15。
- 洪朝輝（2000）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問題與研究，73～84。
- 高博銓（2000）全球化國家教育政策，臺灣教育，598，6～29。
- 孫治平譯（1999）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Beck U.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孫健忠譯（1999）全球化、區域主義與社會政策，Paul Wilding 著，社區發展季刊，85，237～51。
- 梁永安譯（2000）超越後現代心靈，Smith H.著，臺北：立緒。
- 梅丁衍（1997）「本土化」vs.「國際化」—文化功能論的意識型態探討，藝術家，265，354～359。
- 栗憲庭（1999）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重建地域文化—設身處地看楊茂林藝術的意義，285，藝術家，48：2，456～61。
- 陳其南（1998）社區營造與文化建設，載於許慶復（編），地球村中的臺灣，臺北：正中書局，437～50。
- 陳昭瑛（1995）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6～43。
- 陳淑敏（2000）契機與困境：讀《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21世紀，58，138～43。
- 陳雪雲（1999）學習型社區：全球化與終身學習的新視野，社會教育學刊，28，21～46。
- 葉啓政（1987）對社會學一些預設的反省—本土化的根本問題，中國社會學刊，3，1～12。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1999）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臺北：揚智文化。
-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9）88年全國鄉鎮展演設施暨社區總體營造博覽會成果專輯，彰化市：彰化文化。
- 蔡宏進（1985）社區原理，臺北：三民。
- 蔡勇美、蕭新煌（1986）社會學中國化，臺北：巨流。
- 蕭全政（2000）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理論基礎，政治科學論叢，1～26。
- 劉維公（2000）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connection）」關係：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化全球化研究，臺大社會學刊，28，189～228。
- 聯合報（1994）83年8月6日，1版。

- Appadurai, A. (2001)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allinicos A. (1994)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 Cerulo K. (1997)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tions*. 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385-409.
- Currie J. & Newson J. (ed.) (1998) *Universities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age.
- Durkheim, E., Solovay A. S. & Mueller H. J.(tr.) (1964)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 Edwards R. & Usher R. (2000) *Globalization and Pedagogy*. London: Routledge.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bermas, J., Outhwaite, W. (ed.) (1996) *The Habermas reader*. UK: Polity Press.
- Hitt W. D. (1998) *The global Citizen*. Columbus: Battele.
- Max E. (1932) *Capital,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 Mittelma J. H. (ed.) (1997)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hmae K.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Theobald R. (1997) *Reworking Success: New Communities at the Millennium*. N. Y.: Big Apple.
- Tomlinson J.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 Waters M. (1995)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Weber, M. Henderson, A. M. & Parsons, T. (tr.)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